兩漢筆記　五

邪正自辨特達剛果發於實見雖柔而能立雖懦而能斷矣帝也虛已有問而禹以節儉為請夫節儉固當務也而帝王之學所以清源正本則又有在所當急者病者切於求醫而不能察病之標本昧其藥之所當用何貴於醫哉非不欲治病也欲治病而無其方也是故愈太甲成王之疾者必伊周而後可也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

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斥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灋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

眦輒被以危瀍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

君德以剛明為貴而元帝病於弱固不足與有為也然觀其一聞貢禹之言而納善之委用蕭望之周堪

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不說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臣之進諫志在聽從委曲開陳豈無其道不幸而居亂邦事亂君如龍逢比干之遭殺此豈人道之所

一不受便欲自刎若廣德者亦太暴矣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

至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君子與小人並處而小人之黨常勝何也君子剛正而小人巧險故也巧險則易入剛正則難親有虞之朝猶以巧言令色孔壬為畏況庸君乎元帝時在朝非無賢者一小人焉橫塞其上以塗其君之耳目雖忠言至論鍼砭膏肓將以安君子之跡而祇以速小人之禍三復劉向此書使人歎悼不能已著其大略為後世深戒云

五年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匡衡上疏曰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乎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行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

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

變亂先王之政刑此自古以為戒也然秦漢而下濅制出於己私真有害民蠹國如鹽鐵均輸榷酤緡錢之類不一而足豈可例謂不當改乎但元帝以儒取士而言事者不能以儒學格其非心輔成德性徒紛然變更媚上取容是則可罪耳周公曰古之人猶胥

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灋則

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匡衡雖未足道而所陳數事則可為大臣告嗣天子之要論矣三代盛時不聞女禍喜妲褒姒乃始出而喪邦無他先王擇配必稱其德後世惟欲是從惟聲色是奉淫姣邪僻湛溺荒迷而婦言用矣嗚呼家人一卦利在女正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豈閨門嬖

褻之事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元者乾坤之所以合德也后之於君即坤之於乾不
得乎元何以配天行健母儀天下乎雖然真知聖經
之旨不悖其本性則事親自孝奉天自敬臨下自莊
無非吾本性所自有非由外鑠我也殆不止於配偶
而已然則聖經何以能明曰在擇師
建始元年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
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

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
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
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
皇后上疏自陳上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
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灋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
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
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
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具奢

庸君弱主亦未嘗無特達之見往往有所制而不得
遂是可歎也觀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及知張匡
言多險制勿治真見特達豈不甚善向使有聖賢為
之輔格其非心成其德性内不荒於聲色外不制於
姦邪亦豈不足以有為哉愚嘗謂漢之元成輔之以
伊周雖大甲成王可也大甲成王而制於顯鳳是亦
元成而已耳腹心之任庸可忽諸
鴻嘉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

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浸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威福人主之大權本未始不尊也雖久縱而不收甚弱而不振一旦有能奮其剛健制之自我孰得而違之哉王氏專權其日久矣觀成帝覽劉向封事歎息

悲傷不能如之何及其赫然震怒欲有所為則莫不人人悚懼籍稾負斧質若狐鼠然者誰謂太阿倒持之柄果不可復返也成帝此時亦不必誅之以傷太后之心儻遂黜奪其權罷歸私第而漢家天下自上制之威令一伸姦邪削跡矣惜乎有此機會徒褻其威王氏之禍終焉竊國悲夫

綏和元年初何武之為廷尉也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

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氾鄉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

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其人者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之人非大明斯道何以經綸天下何以參贊化育必若周召畢榮者而後可也是故不得其人則闕而不置斷不使之徒具其位焉周禮六典無三公之職至

雖有無君之心亦必藐視朝廷舉無足畏而後始肆然無忌憚若張禹孔光之徒真何足道哉成帝疑災異為王氏專政之効親至禹第問之使當時而能效一語雖殺身足以為榮矣禹乃以年老子孫弱而詭辭以對帝由是遂不疑王氏哀帝以董賢為大司馬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之也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禹光俱號名儒而此舉錯曾狗彘之不若亂臣賊子將何所憚扶顛持危安所賴

而外戚之禍則稔於呂后此皆開基創業始謀不謹
遺毒子孫然自七國之變而諸侯王遂不復為患至
若外戚則世世作孽前覆而後不戒而王氏終已移
國此其故何哉閨門之中每以恩而掩義以情而亂
禮自非剛明之君明禮以嚴分鮮有不及於禍者後
世擇配非由德選惟聲色是好惟技能是取當時則
溺於后族易世則制於母黨此勢之所必至也文帝
懲諸呂而殺薄昭人知其不然矣若夫區處二竇斂

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琊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荆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

當是時智勇之士足以有為於當世者亦各仕於其國蠢蠢萬衆縱欲為亂而莫為之先故夏商與周之亡也雖暴弱之不同湯武與秦之取天下也雖絶然仁義詐力之有異然而其實則皆以諸侯而革命秦之君臣惟見其然也知封建之為害而不知封建之為利於是置郡縣開阡陌尺寸之地皆天子自守一失其道紐解絲棼雖無大國問鼎之憂而不免隴上輟耕之歎矣揭竿斬木一呼響應共起而亡天下此

共立之為天子更始擊破斬之年二十一

兩漢筆記卷七

兩漢筆記卷八

宋　錢時　撰

光武

淮陽王更始二年秋蕭王擊銅馬於鄗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

吏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
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人之情以赤子視之則雖盜賊亦將視我如父母以
盜賊視之則雖骨肉亦將視我如仇讎嗚呼人一心
也天下一家也尊君親上寧有貳哉迫於飢寒苦於
苛暴遂無聊賴羣起而亂天下然而一旦感動則未
有不翕然心服者其本心之良本未嘗泯滅也彼方
破降懷不自安而我不能示之以不疑處之以無事

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灋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

蓋亦有感於世道矣高祖草創姑未暇論文帝天姿最美最為渾厚然崇儒重道之意終有未滿至于武帝則大不然雖曰雅嚮儒術往往徒為具文而其實則所求者跅弛所尚者功利一時紛然坌集者皆貪榮冒險之徒是以汙濁成風節廉道喪衛霍以後趨炎附勢而天下靡然矣延至賊莽竊國如掇無一仗節死義之士出而排止其萬分而上書稱頌者至四十八萬十千餘人張禹孔光劉歆揚雄諸子俱號名

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彊幹弱支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高帝大封諸將連城數十非得已也勢也其後叛者踵起誅戮殆盡而帝亦竟死矣至後漢光武時皆多不過四縣蓋有所懲矣暨答丁恭之言乃曰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何耶若然則荆楚九江之地曷為而

子大赦

西都女禍言之可為傷歎此皆人主狥情溺愛不擇配偶是以貪榮冒寵不知禮灋以至於是若陰識之辭封與其女弟之遜后深識遠見卓絶如許安有滅宗誤國之禍也哉雖曰往事之敗有所懲戒然非其家風素美兄弟俱賢則亦斷不能爾也故特比而書之

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沛國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

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
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
舉以瀍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
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
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
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孔子荅為邦之問而終之以放鄭聲鄭聲不放靡靡
相尚亂耳蕩志莫此為甚夫人臣者繩愆糾繆格其

非心務引君於當道者也孟子謂以言餂人是穿窬之類況繁聲以餂其君乎人臣而以餂君為心則凡邪僻取容諂巧求媚者將何所不至也因念世俗之樂不正甚矣獨琴為近古有和平雅正之音足以滌淫邪消鄙暴古之君子無故不去者非以悦耳所以養德也而乃取之為媚悦之具嗚呼是豈媚悦之具也哉

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覵其意主曰宋公威

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漢氏家法大抵不正觀董偃丁外人之事雖閭閻下俚猶且恥之而當時之君不以為異也良由高帝起自匹夫禮瀍素不明閨門素不肅其源既濁渾渾流波光武欲懲先世之愆則正始齊家此為第一急務

矣湖陽新寡而啓之使嫁是教其姊以失節也宋弘有妻而誘之易妻是教其臣以不義也傳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夫婦同牢死即同穴一旦得志遂相棄背此宜市井無賴之所不忍曾謂學士大夫而可為歟名檢有虧節介不立欺君罔上賣主乞降凡可以茍富貴利達甘心狗彘之行而不顧者即此易交易妻之徒之心也人君而出是語非特無以正風化之原且將何以望人臣之不懷二心哉魯陽

公主為張敖妻凡幾何年高帝一動於婁敬之説遽欲奪之以嫁匈奴與此黜妻而娶帝姊正相類是皆苟焉集事而不明於大義愚故重為光武惜也

四年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

敵制勝種種過於高帝至若氣象則終不及之無他
不及其大也其所以過之者乃其所以不及者也雖
然視高帝則不及視買逑輩則相去萬萬矣此馬援
所以一見而遂傾心歟

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
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
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
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

之禮以為潚相國之禮果優矣乎請田宅地遽繫之
獄坐而論道顧當爾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
晏子而已矣豈不陋哉
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
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
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郊祀國之大禮古聖制作昭然明甚馬援謂帝經學
博覽抑常有見於斯矣乎何乃謬信妖妄以自詭也

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

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刼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闕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訣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藥而死述恥有殺賢之

金詔以劒賜騎士馬駕鼓車

族獒有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召公拳拳惟欲武王却而不受耳未聞受之而賤用也人之與物雖然不同用違其才失所則一是故古之聖人不使一物之失所光武受千里馬之獻而處之鼓車之下以示無用孰若文帝謝絶之之為得體哉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

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丁巳以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是時宗室及絶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噫衰周之君亦有是言哉孔子作春秋於月而加王於王而加天以明尊無二上之義楚雖僭號例削而書

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
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
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
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
定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
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
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
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灋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

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故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收功臣兵柄罷將軍官不用為三公足以革先漢之弊垂後代之灋矣此雖光武識見度越有此舉措而

鄧賈諸公儼然儒者氣象知幾遠嫌釋兵崇學以成光武之志亦豈絳灌輩所可企及然則忠臣義士捐軀徇國有土宇大功者宜知所以自處哉

甲寅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

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
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
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光武不用功臣爲三公所以處功臣則善矣而乃責
三公以吏事所以處三公得無有未盡善乎三公之
名雖與古殊論道經邦即此其任是安可以吏事責
也三公而責以吏事則三公之選止以吏事取人而
不復知有道德之爲重矣將何所不至乎後年春正

月大司徒韓歆以直言自殺歐陽歙代之冬十有一月復以度田不實死獄中又五年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罪下獄死且以三公連職併免竇融嗚呼光武每事懲先漢之弊而輕殺大臣乃不異武宣之世皆由不知三公為何官而責之以吏事之效也可勝歎哉以是觀之竇融此日辭之懇懇亦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國主器豈可輕搖非有大罪皆當含忍為社稷深長之計安得以寵衰之故而輒廢皇后且併與太子而易之哉光武尚憶宋弘之言有愧多矣愚嘗謂帝之奇愛東海公者廢郭氏之候也立陰貴人者廢太子之機也自今觀之陰氏雖賢后而太子彊亦初不見其罪三代而降皇極不建以是賊天倫禍人道者往往而是為人主者曷亦謹所處哉光武異時從朱祜之請而降王爵是矣今纔五年輒自亂之是何舉措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
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
忠

愚觀先漢外戚之禍有不忍言者故於二陰實行每
每喜聞而樂道之嗚呼可為后族之標準矣然光武
必以母舅輔導太子此却未安謂其賢而使輔之耶
則天下之賢者何止陰氏以太子初立而託於所親
耶是植外戚樹黨與以自固尤不可也疏廣有曰太

子國副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此其為慮遠矣
二十年帝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
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
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
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光武之顧命何其與成王異也成王所授以託孤者
召公畢公而必同召六卿以及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咸在冕服憑几道揚末命恢乎正大與天下共之安得以宗廟社稷之重寄而獨私之一母舅哉夫以陰興之賢而亦慮不及此良可歎也至若大司馬之命錯謬尤甚向非虧損聖德之言足以感動則異時元舅所以階禍者光武且授之柄而不暇計矣為人君者可不戒諸

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宮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

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
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
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
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
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
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
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光武屢辭西域都護之請後雖置烏桓校尉使匈奴中郎將之類皆迫於不得已焉者蓋其志在偃武與天下休息窮征遠討逞雄心於四夷非其所願也觀

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苟非其時不如息民數語辭旨
惻怛藹然有王者氣象漢高帝唐太宗皆不及矣為
人君者反復斯旨其毋輕動於宮武之言哉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
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
賜虎賁旄頭設鐘虡之樂擬於乘輿

石碏有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
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光武於是不度矣且彊

之為太子也苟知其賢則不可廢既已廢之奈之何過制踰分姑息以示恩乎此淮南厲王之所以死也幸彊謙恭不及於禍耳授之以柄階之為厲豈貽謀燕翼之道哉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大

破十載之私哉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光武聞北伐之議則謂國無善政人不自保何復遠事邊外及聞封禪之請則云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

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尚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虚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

思所以獨善其身用其靈而偏焉乃謂禮為忠信之薄亂之首異端之教由此其根然在當時害猶未著也至于戰國孟軻氏獨守洙泗之家法談王道硁硁不離口不特時君咸謂之迂闊雖其高第弟子亦且未能盡信矣此無他皇極不建聖教不明學士大夫耳濡目染腐爛焦灼但知有管晏但知有蘇張申韓而不知孔孟之學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大道也冥冥憒憒以妄為常渾然一波天下大亂然人心之

推極於無君無父無君直譬之禽獸蓋刑名縱橫雖為斯世之害而兼愛為我則為斯道之害害世者人惡之害道者人溺之惡之者禍止於一時溺之者禍及於萬世夫養生喪死無憾而不怵於禍福則庶乎其有瘳矣乃若支離傳註膠執文義本心之靈未嘗自得與日用而不知者同一生死但吸吸然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無益也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臣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

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人臣子弟功臣
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
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帝崇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而下莫不受經非不美
矣然楚王英好黃老浮屠乃從臾之而不能救卒與
方士造成大獄廣陵王荆淮陽王延亦皆所交非類
祝詛不道所以受經者果為何事耶要之親王出就

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東平王自謂為善最樂此實履之言也嗚呼為善具足以為樂哉人心本良人性本善若有常性自善自樂焉曰惠迪吉非他有所謂吉也所樂即吉也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不必他求所謂祥也此樂即祥也每見吉人孳孳為善安行乎順境心逸而日休食息